

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
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爲上罷戰爲
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於
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剪勝野聞終

海槎餘錄

儋耳孤懸海島非宦遊者不能涉涉必有鯨
波之險瘴厲之毒黎獠之冥頑無法爲茲守
者多不能久久亦難其終也餘自嘉靖龍飛
承乏是郡迄於丁亥迺有南安之命山川要
害土俗民風下至鳥獸虫魚奇怪之物耳目
所及無不記載共幾百餘則藏之篋笥將謂
他日南歸客有詢及茲郡之略卽舉以對旣
而水陸跋涉頗多散失遂至湮滅無遺矣今
懸車去郡條有數載不敢謂久而能終但郡



中事蹟班班尚能追憶掇拾數事恍然猶在
滄溟杳渺之中因懲吹籥之失用梓以傳名
海槎餘錄云嘉靖庚子吳郡雁堂顧訥識
載酒堂卽蘇長公寓儋耳遊宴之地也今有堂
三楹祀公像于中元廉訪使伯琦周公隸書
牌文一道列堂東隅書法甚精堂周遭有牆
相去百步有塘寬百畝餘水土深淺異處蒲
菘蘆葦之屬最茂密每春秋二祀例率郡僚
師儒會飲堂中卽漁此塘以爲樂名濁勞會
亦洗闔境諸祀之勞之謂也故傳乳泉井桃

椰菴茉莉軒今皆湮廢遺址尚存

波羅蜜樹類冬青而黑潤倍之幹至斗大方結
實多者十數少者五六夥皆生于根幹之上
狀似冬瓜外結厚皮若栗蓬多棘刺方熟時
可重五六斤去外殼內肉層疊如橘囊以其
甘如蜜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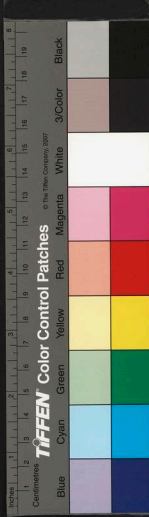
黎俗藏置酒米軋肉衣布之屬不于其家必簡
一高坡之地離家百步內外以草對略加繚
繞迴護輦置其中名曰殷雖村家叢雜亦不
相混間有盜之者每犯徹獲法曰遂踰痕卽



足跡也余初不之信因彼自服而后然之
佛桑花枝葉類江南槿樹花類中州芍藥而輕
柔過之開時當二三月之五色婀娜可愛
儋耳境山百倍于田土多石少雖絕頂亦可耕
植黎俗四五月晴霽時必集眾斫山木大小
相錯更需五七日皓冽則縱火自上而下大
小燒盡成灰不但根幹無遺上下尺餘亦且
熟透矣徐徐鋤轉種綿花又曰貝花又種早
稻曰山禾米粒大而香可食連收三四熟地
瘦棄置之易擇地所用前法別治大槩地土

產多而稅少無窮之利益在此也

蚺蛇產于山中其皮中州市爲纒藥器之用其
膽爲外科治瘡腫之珍藥然亦肝內小者爲
佳此地兼產山馬其狀如鹿特大而能作聲
尾更板潤與鹿稍異蚺蛇嘗捕吞之從后脚
而入雖角實大二倍于鹿毒氣呵及卽時解
脫初吞時亦不能轉動略向水次伸舒消盡
無餘矣途人卒然相值雖持木棍亦將無施
解事者執指大蛇皮木在手一揮卽止可見
物貴得其制不在操利器也



榕樹最大其陰最密榦及三人圍抱者則枝上生根綿綿垂地得土力又生枝如此數四其榦有潤至三四丈者特中通不圓實陰覆重重六月不知暑木理粗惡不堪需用青橄欖無仁烏橄欖有仁外肉取來杵碎軋放則自有霜堆起如白鹽名曰欖醬二種俱野生當四五月盛時市人儘力取回用支一年不似吾江南之甚珍貴也

黎俗男女週歲卽文其身自云不然則上世祖宗不認其爲子孫也身穿花厚布衣露腿赤

足頭戴漆帽傍簷尺許雉毛二莖披肩額間可恥也男子家富者兩耳復贅盞口大銀圈十數爲富侈

花梨木雞翅木土蘇木皆產于黎山中取之必由黎人外人不識路徑不能尋取黎衆亦不相容耳又產各種香黎人不解取必外人機警而在內行商久慣者解取之嘗詢其法於此輩曰當七八月晴霽遍山尋視見大小木千百皆凋悴其中必有香凝結乘更月揚輝探視之則香透林而起用草繫記取之大率



林木凋悴以香氣觸之故耳其香美惡種數
甚多一由原木質理粗細非香自爲之種別
也

深黎自黎嶺以北有一種曰遐黎其俗去黎益
速習俗又相違居常以椰瓢蔽體更閉習弓
矢九父母過五十懼其老而衰也則烹食之
云葬于腹中以爲得所噫天之生人有如此
哉

海槎秋晚巡行昌化屬色俄海洋烟水騰沸競
往觀之有二大魚遊戲水面各頭下尾上次

起烟波中約長數丈餘離而復合者數四每
一跳躍聲震里許餘怪而詢于土人曰此番
車魚也間歲一至此亦交感生育之意耳今
中州藥肆懸大魚骨如杵曰者乃其脊骨也
海鰐乃水族之極大而變異不測者梧州山界
有海灣上下五百里橫截海面且極其深當
二月之交海鰐來此生育隱隱雲覆其上
人咸知其有在也俟風日晴暖則有小海鰐
浮水面眼未啓身赤色隨波蕩漾而來土人
用解舢載藤絲繚爲臂大者每三人守一



莖其分贅逆鬚鎗頭二三支于其上遡流而往遇則並舉鎗中其身縱線任其去向稍定時復似前法施射一二次畢則棹船並岸創置沙灘徐徐收線此物初生眼合無所見且恐鎗疼輕棹隨波而至漸登淺處潮落閣置沙灘不能動舉家分齏其肉作煎油用亦大矣哉

馬產于海南者極小只可許之驢騾而身稍長耳毛片不殊于中州當少剪綜時極駿可愛然騎駛則無長力上等價可四兩尋常不出

二兩

黎俗二月十月則出獵當其時各峒首會遣一二人赴官告知會但出每數十村會留壯兵一二十輩守舍男婦齊行有司官兵及商賈並不得入者爲之犯禁用大木枷脛及手足置之死而不顧何其愚也獵時土舍峒首爲主聚會千餘兵携網百數番帶犬幾百隻遇一高大山嶺隨遣人周遭伐木開道遇野獸通行熟路施之以網更叅置弓箭熟閑之人與犬共守之擺列旣成人犬齊奮呼闌山



谷應聲獸驚怖向深嶺藏伏俟其定時持鐵
砲一二百大幾百隻密向大嶺舉砲發喊縱
犬搜捕山岳震動獸驚走下山無不着網中
箭肉則歸于衆皮則歸于土官上者爲麋皮
次者爲鹿皮再次爲山馬皮山猪食肉而已
文豹則間得之也

新場海三面山環北一面只三四里通大海洋
內寬可百里餘分載新英南灘上下二十四
步漁戶環列居焉每風大時蛋船四百餘隻
咸漁其中風靜始出大海可謂坐享無窮之

利也

海南地多燠少寒木葉冬夏常青然凋謝則寓
于四時不似中州之有秋冬也天時亦然四
時晴冽則穿單衣陰晦則急添單衣幾層設
曰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又曰急脫急着
勝如服藥

相思子生于海中如螺之狀而中實若石焉大
比荳粒好事者藏置篋笥積歲不壞亦不轉
動若置醋一盃試投其中遂移動盤旋不已
亦一奇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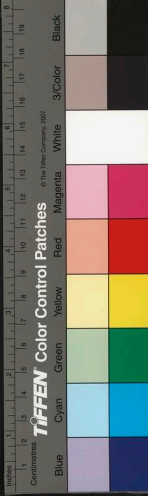


檳榔產于海南惟萬崖瓊山會同樂會諸州縣
為多他處則少每親朋會合互相擊送以為
禮至于議姻不用年帖只送檳榔而已久之
多以家事消長之故改易告爭官司難于斷
理以無憑執耳愚民不足論士人家亦多有
匿是俗者

鸚鵡杯節海螺產于文昌海面頭淡青色身白
色周遭間赤色數稜好事者用金箱飾几頭
壓足翅俱備置之几案亦異常耳
海南之田九二等有沿山而更得泉水曰泉源

曰有靠江而以竹桶裝成天車不用人力日
夜自車水灌田者曰近江田此二等為上栽
稻二熟又一等不得泉不靠江旱澇隨時曰
近江田止種一熟為下等其境大槩土山多
平坡一望無際咸不科稅雜植山莫綿花護
利甚廣誠樂土也但其俗好鬪健訟不聽取
石蠟生于崖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
最寒但蠟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矣人獲
之則曰石蠟相傳置之几案能明目

勞將軍廟去城東隅六十里許祀屋久廢只隙



地在焉凡新官到任必先此設祭祀典不載其名爵父老相傳云此神乃馬伏波部下先鋒將方凱旋時牽馬飲于河馬忽觀水中影雙蹄奮起傷其陰而死遂爲神余任時彼中似例祀祀畢父老喜告曰任內當大吉未逾年新守至亦似例祀衆咸驚報曰祀罷無故自裂于案任內當不吉后歲餘守卒此神亦靈驗矣哉

茨竹大如指長逾二丈節節生枝文采士人家用植于居之周遭以代垣墻雖雞犬不能踰

越陰森柔嫩綠潤如沃可愛也

江魚狀如湫江之鱸身赤色亦間有白色者產于鹹淡水交會之中士人家以其肉細膩初爲膾烹之極有味皮厚如錢此品不但勝絕海鄉雖江左鮓魚鱸鱖之味亦無以尚也

玳瑁產于海洋深處其大者不可得小者時時有之其地新官到任漁人必携一二來獻皆小者耳此物狀如龜背背負十二葉有文藻卽玳瑁也取用時必倒懸其身用器盛滾醋潑下逐片應手而下但不老大則其皮薄不



遭近沿之民漸被日深風移俗易然其中則
高山大嶺千層萬壘可耕之土少黎人散則
不多聚則不少且水土極惡外人輕入便染
瘴癘卽其地險惡之勢以長黎人奔竄逃匿
之習兵吏烏能制之此外華內夷之判隔非
人自爲之地勢使之然也

荔枝凡幾種產于瓊山徐聞者有曰淮奉子核
小而肉厚味甚嘉士人摘食必以淡塩湯浸
一宿則脂不粘手野生及他種味帶酸且核
大而肉薄稍不及也

黎村貿易處近城則曰市場在鄉曰墟場又曰
集場每三日早晚二次會集物貨四境婦女
擔負接踵于路男子則不出也其地殷實之
家畜妻多至四五輩每日與物本令出門貿
易俟回收息或五分三分不等獲利多者爲
好妾異待之此黎獠風俗之難變也

芭蕉常年開花結實有二種一曰板蕉大而味
淡一曰佛手蕉小而甜俗呼爲蕉子作常品
不似吾江南茂而不花花而不實也

椰子樹初栽時用鹽一二斗先置根下則易發



其俗冢之周遭必植之木榦最長至斗大方
結實當摘食時在五六月之交去外皮則殼
實圓而黑潤肉至白水至清且甜飲之可祛
暑氣今行商懸帶椰瓢是其殼也又有兩種
小者端圓堪作酒盞出于文昌瓊山之境他
處則無也

凡深黎村男女衆多必伐長木兩頭搭屋各數
間上覆以草中剖竹下橫上直平鋪如樓板
其下則虛焉登陟必用梯其俗呼曰攔房遇
晚村中幼男女盡驅而上聽其自相諧偶若

婚姻仍用講求不以此也

文昌海面當五月有失風飄至船隻不知何國
人內載有金絲鸚鵡墨女金条等件地方分
金坑女止將鸚鵡送縣申呈鎮巡衙門公文
駁行鎮守府仍差人督責原地方畏避相率
欲飄海主其事者莫之爲謀餘適抵郡咸來
問計餘隨請原文讀之將飄來船作覆來船
改申一塞而止衆咸稱快

黎人善射好鬪積世之讐必報每會聚親朋各
席地而坐飲酣顧梁上弓矢遂奮報讐之志



而衆論稱焉其弓矢蓋其祖先有幾次闖敗
之恥則尅箭幾次射于梁上以記之故云飲
醉鼓衆復飲相與叫號作狗吠聲輒二三晝
夜自云係狗種欲使祖先知而庇之也以次
則宰羊鬻肉稜散就近村落無不踴躍接受
尅日起立讐家闔之亦如此間法募兵應敵
臨陣遇有州縣公差人役樂請觀戰兩家婦
女亦各集木營當退食之際婦女爭出營認
箭兩不拘忌其俗云男子讐只結于男子面
上若及婦女則于其父母家更添讐怨矣其

勝敗追奔亦各有程度不少踰之數中罹鋒
鏑死者審以瘞之父母妻諱不悲泣恐敵人
知爲其不武也

翡翠生于深黎之茂林峻嶺人罕得見傳云晴
霽日中始一出陰晦竟日不出小大僅侷梁
燕羽翰五色離披可愛人必積久探視羅其
巢始獲之也

儋耳孤懸海島曆書家不能備其黎村各一老
習知節候與吉凶避忌之略與曆不爽毫髮
大率以六十年已往之跡微驗將來固亦有



機巧不能測處嘗取其本熟視字畫訛謬不可識詢其名則曰曆底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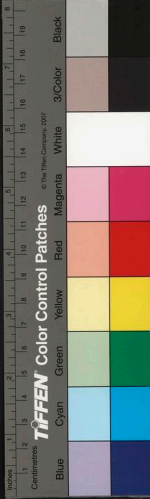
儋耳十坊黎崗山水險惡其俗間習弓矢好戰閩中多可耕之地額糧八百餘石弘治末困于徵求土官符蚺蛇者扇動諸黎遠邇響應得兵萬餘攻城略地一方羅忠鎮巡二司調動漢達官軍二萬負名會臨本境分作五道搗其巢第一道首麻落窰黎首符那拘率輕兵據險迎敵官兵死者二千餘而分守重臣亦與難焉其四道聞風潰回此蓋輕率

無紀律故耳勢日益猖獗縱橫四出無忌繼而請于朝命將益兵前部方入臨高縣境賊衆適至官兵中道截出一戰勝捷偏帥亦中流矢卒蚺蛇恃勇輕出逼奪民女爲妾飲酒留連官軍踵其跡輕騎赴之謀渡水脫走誤投深澗騎爭逐之中箭死餘黨招撫訖嘉靖初符蚺蛇從姪符崇仁符文龍爭立起兵讐殺因而扇動諸黎陰助作逆余適拜官蒞其境士民咸憂危感額道其故余荅曰可徐撫之未幾崇仁文龍弟男相繼率所部來見勞



遺之餘知二酋已獲擊獄故發問曰崇仁文
龍何不親至衆戚然曰上司收獄正嚴余答
曰小事行將保回安生衆欣然感謝郡士民
聞之駭然曰此輩寬假卽漁肉我民矣余不
答旣而閣獄縱繫囚二百人州人咸賞我寬
大之度彼黎衆見之盡闔首祝天曰我輩寬
業當散矣余隨查該崗糧俱無追納示諭黎
老各出長計轉請海道明示黎衆爭相告乞
辜保其主余諭之曰事當徐徐此番先保各
從完糧次保其主何如衆曰諾已而得請從

黎俱縱回前此土官每石糧徵銀八九錢余
欲收其心先申達上司將該崗黎糧品搭見
徵無徵均照京價二錢五分徵收示各黎俱
親身赴納因其來歸人人撫諭藉其名氏編
置十甲辦糧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數協辦
小甲各二名又摠置摠甲黎老各二名共有
百餘人則掌丘頭目各有所事樂于自專不
顧其主矣日久寢向有司余密察識其情却
將諸首惡五十餘名解至省獄二千里外相
繼牢死大患潛消后落窳崗黎聞風向化亦



海槎餘錄終

人以米飯頻頻投之即止未聞有害人者

埭川顧氏
刻梓家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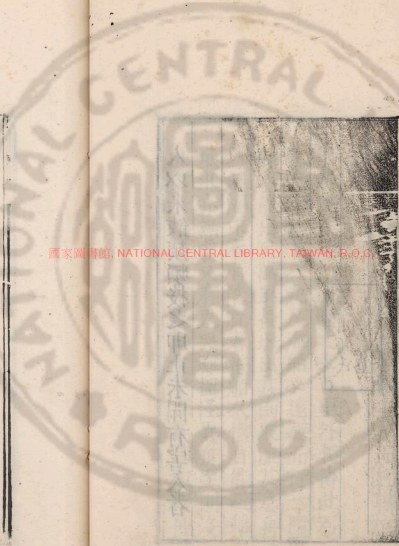
告編版藉糧差訖州倉積存聽征糧斛准作
本州官軍俸糧敷散地方平安余后復從事
廣西竟有加俸二級恩命檄未下而已轉官
南安矣
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傳此石
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船必遠避而行一墮
卽不能出矣萬里長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
入迴溜中未有能脫者番舶久慣自能避雖
風汛亦無虞又有鬼哭灘極怪異舟至則沒
頭隻手獨足短禿鬼百十爭互爲羣來趕舟



稽顙衣

吳郡 祝 文明撰

馬遷有言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呂自見於後世深哉其言之也夫士秉才握知通道達務將施行當代也或時世背盤聰爽關塞嬰彼六極逢此百罹知我者希兼來誚毀故迺吐詞寫心自為鳴嗚蓋亦物之情與况學耻謏聞才非度衆人不逮古其窮過之是以樂天委運之餘特發所志章之筆舌矧欲揣量時宜稍議有政以為空譚亡裨於官守是非徒僂於訕訐且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